



春节记忆

◎ 杨建英

一个农村少年的

怎么个换法,我已记不清,只知道那用卤水“点”的豆腐,鲜嫩无比,是如今再好的豆腐也比不了的滋味!

炖肉、杀鸡、发面

“二十六炖猪肉,二十七杀公鸡,二十八把面发”,多半是为了合辙押韵才这么写的,图的就是朗朗上口。可实际的年关景象,远比歌谣里热闹繁杂——这几天,是一年中最“疯狂”、最“白热化”的日子。村道上烟尘四起,人们或骑车、或步行,匆匆穿行,要么去良乡赶集,要么到供销社采购,每个人的脸上,都带着些许忙乱,却也藏满了对新年的期盼。

过年的肉,早就备下了——得起个大早,赶去良乡修造厂,挑一块“五指膘”的;还要买鞭炮“小铁杆儿”、年画窗花、灯笼锅盖儿、“气眼儿”鞋带儿,还有茶壶茶碗、海带瓜子儿、粉肠肉肠这些零碎,把过年的家底置办得足足的。至于炖肉、杀鸡,就得依各家的实力而定了。我家不会这么早炖肉——一来舍不得,二来那块肉还要留着炒菜、拌馅儿、炼油渣、熬肉皮冻,哪一样都离不开它。家中那几只鸡,又有谁舍得?公鸡得留着“踩蛋”,老母鸡还指望它下蛋换油盐呢!那时节,“鸡屁股”就是俺们农家的“GDP”。至于发面蒸馒头,早就和豆包、年糕一起放进了“小耳房”的瓦缸里,当然,炸好的豆泡和豆腐也冻在里头。这个天然的土冰箱,就是我整个正月的“幸福源泉”,嘿嘿……

二十九,贴对联

说实在的,春联怕是春节文化中硕果仅存的传统了。如今饺子随时吃,鞭炮随时放,新衣天天穿,似乎只有这春联,还得等到过年才郑重其事地贴上,添几分年味。

或许是我那时年纪小,识字不多,也欣赏不来书法艺术,所以对贴春联并不热心,记忆也淡。倒听母亲说起过爷爷当年贴春联的情形,至今想来依然鲜活。

据说爷爷在世时,每年年三十白天,都要去良乡赶“穷汉子集”。从集上回来,吃过年夜饭,天刚擦黑儿,他便让母亲举着煤油灯,前一后挨个儿贴对联——门框、火缸、灶台、粮囤、耳房……一路挂红,小院登时熠熠生辉,满是年的喜庆。

我曾问过母亲:“爷爷和你都不识字,怎么分得清上下联,又怎么知道哪个位置贴哪副呢?”母亲笑着说:“你爷爷心细,让写字先生写好之后,按顺序摆好、卷好,贴的时候,小心翼翼依次展开,准‘没跑儿’(错不了)!”

比起贴春联,我更喜欢的是年画。我自小文弱,不喜欢燃放鞭炮,觉得心惊肉跳;只喜欢张灯结彩粉饰陋屋,闻油墨的芳香,读引人的故事、赏精美的绘画。年画里,我最欣赏有连环画性质、被村民称之为“小四扇儿”的——有八大样板戏的剧照,也有古典故事的工笔画,《穆桂英大破天门阵》《大闹天宫》《武松打虎》《岳家小将》,每一幅都栩栩如生。在那个买不起小人书的年代,我就靠着这些连环年画,张张看水浒,李家谈聊斋,左邻观《红灯记》,右舍望《沙家浜》,照样在故事的世界里“大块朵颐”,滋养着心底的欢喜。

年画,是仅次于春联的新春喜庆符号,再清贫、再困难的家庭,过年也都要买上几张,添几分年气。年长后才晓得,那些陪伴我童年的年画,竟出自刘继卣、王叔晖、任率英、华三川等大师之手。如此说来,当年贫穷的大马村,家家户户的土墙上,竟都藏着一个小小的“美术馆”。所以,若说我的童年营养不良、羸弱不堪,我一百个同意;但要说我那时精神生活枯燥乏味,我却万万不能认同。比起如今的速食快餐文化,我那时接触的,可都是结实实的“五谷杂粮”,滋养得我内心虎头虎脑、丰盈饱满。

三十晚上熬一宿

自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首届春节联欢晚会,古老的春节便多了一项全新的年俗——看春晚。而且它后来居上,刚一冒头,就蛮横地挤占了“守夜”习俗,霸占了整个除夕之夜。为此,曾有专家提议,把守夜的仪式感还给春节,建议春晚要提前一天,要么延后一天播出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们村也零星添置了电视机,我家周围也有了这个稀罕物件。于是,除夕夜该到谁家去看春晚,渐渐成了一个新的“乡村课题”。有的人家热情好客,每晚屋里满是人,笑声朗朗;有的人家则性子内敛,不喜欢热闹,门中冷冷清清。一方小小的炭炉,竟成了人缘好坏的“展示牌”,藏着邻里间的人情冷暖。

我家前排有户人家,养了好几个女儿,家里总是一尘不染。有一次我去看电视,不小心掉了瓜子皮,挨了顿训,之后再也不敢去了;我家后排有户人家,壮劳力多,年终分红也多。先前,我妈曾去他家借钱,他家没借(而我家却不止一次借给他家全国通用粮票),这股凉薄,我也记在心里,再没踏进那家的门。村南头有对老两口,儿子当过海军,后来转业当了海员,走南闯北见过世面,还从小日本带回东芝原装的黑白电视机……所以,别小看我是个懵懂的乡村少年!在后来听到《我的中国心》,生出国情怀之前,我心里,早已装着一颗纯净安闲的“乡村之心”。

以上,便是我所能记起的童年春节的全貌。那样一个骨瘦如柴的童年,哪能消化得了这股本密度、高甜度的美好?这份美好,需经过时光的浪潮一遍遍涤荡、沉淀,直到我步入花甲之年,再慢慢反刍这份藏在岁月里的甜蜜,才真正读懂——童年封存了佳梦,岁月却馈我良多。

我不知道,这些滚滚的童年记事,何以被称作“忆旧”。这些散发着花蕊气息、带着初生视角、映着晨光的往事,鲜活如初、澄澈依旧,又何“旧”之有?



◎ 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,有我的家,有我的父母兄弟姐妹。况且,我早已习惯了这里的风。

我和尔雅因文学相识。那时我们十七八岁,都是爱做梦的文学少年,一同参加了广西《文学芳草地》杂志社举办的函授培训班。她在学员通讯录里看到我的地址——布尔津的“尔”和她的笔名同字(她小名二丫,取谐音为“尔雅”)。这份巧合,加上对新疆的向往,让她提笔给我写了信。

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封远方来信——在那个“车马很慢、书信很远”的年代,我们靠着一纸笔墨,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。那时不叫网友,叫笔友、文友,自带一段温柔的年代感。

◎ 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,有我的家,有我爱的人。我的悲欢早已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,怎能轻易离开?

风、沙、蚊子,曾是布尔津人口中的“三宝”。自打记事起,小城的风便一年四季“呼呼”刮个不停。人们调侃说:“布尔津的风,一天一场,从早刮到晚;一年一场,从春刮到冬。”小时候,大院的喇叭里常播《天气预报》:“受西伯利亚与乌拉尔山冷空气南下影响,新疆北部一带气温明显下降,西北风七至八级,风口风力可达十级……”那时不懂地理气候,只单纯地讨厌、害怕“西伯利亚”“乌拉尔”这两个遥远而神秘的家伙,总带来大风和寒冷。后来我才知道,布尔津县正处在乌拉尔风道和额尔齐斯河河道重叠的山洼地带——这里,正是《天气预报》里反复提及的那个“风口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全县每年大风天气多达六十天。加之额尔齐斯河下游有塔孜库姆和阿克库姆两片沙区,风沙顺势南下,在城南风沙,形成庞大的移动式沙丘。“你是风儿,我是沙,缠缠绵绵到天涯……”风与沙这俩“活宝”一旦携手作恶,布尔津便遭了殃:狂风一吹,遮天蔽日,飞沙走石,满城尽带黄金“沙”。

小时候,一场大风过后,我家房后的那条路——也就是如今河堤夜市前的河滨路,当年全县唯一的柏油路,便被黄沙掩埋。路边虽用刺子树围挡,却形同虚设。大人们忙着清沙,我们则在沙堆里捉虫。据说,上世纪50

◎ “大风车吱吱吱哟哟地转,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……”风里有故事,心中有童话。大风车,正是童话边城最美的翅膀。

再后来,我成了家,有了稳定的工作,我们各自在人生的轨道上奔波忙碌,书信渐渐少了。不久,QQ、微信相继出现,我们和时代一道,告别了纸质书信。交流变得快捷又方便,偶尔聊上几句,有时连文字都懒得敲,一张照片便替代了所有。我常把布尔津的新变化、新美景发给她。可因时差与工作的差异,消息常常不同步,也难以及时回应。一张图片发出后,往往是长久的沉默,再也没有当年等信时的焦灼与期盼。

回想从前,每逢春节。我们必会互寄一封信,祝福的写满大半页,从“见字如面”到新年快乐,万事如意,仍觉纸短情长。现在呢——一个微信动图就万事了。表情再多,心里却空落落的,多了一丝难以言说的失落。

时光一晃,便到了现在。她突然打来微信电话,语气兴奋:“《我的阿勒泰》这么火,童话边城这么有名,我要去看看,看看童话到底在哪里!”

年少时,我们都爱安徒生、郑渊洁的童话,爱《小王子》,爱毛绒玩具,相约长大后要开一家书店,一定要给童话留一处温暖的角落;也约定,无论长大后,都要守住童心与纯粹,历尽千帆,归来仍是少年。

可岁月流转,那些约定早已飘散在风里。有一天,尔雅在微信里淡淡说道:“‘童话边城’这个定位有点抽象,要知道,童话里都是骗人的……”

是啊,童话在哪里?我心里虽有不快,却也认真地想,该如何回答她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机关、工厂都有自办幼儿园,托管职工子女。母亲曾在父亲单位的幼儿园当老师。后来县里集中办园,单位幼儿园解散,玩具、图书分给了老师们。母亲带回几本连环画——《小红帽》《丁丁历险记》,还有一盒积木。那盒积木陪我和姐姐们度过了整个童年,即便掉漆、缺块,也丝毫不影响我们乐此不疲地搭建天安门,搭建一座座彩色的小房子。在那个封闭又朴素的年代,我们没见过天安门,没见过外面的世界,只凭着想象和童心,垒起一座座小小的木屋。而小人书里

◎ 去年夏天,我陪远道而来的朋友尔雅逛布尔津。傍晚,我们在七彩河畔散步,一阵清爽的小风拂面而来,她在陶醉中微醺,忽然说道:“曾经,布尔津的风很致命;如今,布尔津的风很治愈!”我们相视一笑,时光一下拉回几十年前,往事历历在目……

——陈言

布尔津

被风吹过的童话

很幸运,在青涩年少的时光里,我们因共同的爱好,曾那样执着地等待远方的一封信。

尔雅生活在南方。一个春天,她来信说要来看我,没过几天,便辗转万里,真的出现在我面前。那天,布尔津正刮着一场大风。大风在这里本是寻常,可那天的风,却格外猛烈。她娇小的身躯在风中摇摇晃晃,几乎要被吹倒,沙粒迷了她的眼。我找来纱巾蒙住她的头,紧紧牵着她,带她去布尔津的凉皮子——那时街上几乎没有馆子,而我的境况,也只能请她吃碗凉皮子。

我们在大风中走了很久,终于进到店里。揭去纱巾,两人相视一笑——都成了“满面尘灰烟火色,两鬓苍苍十指黑”的卖炭翁。即便反复漱口,吃凉皮时仍有细沙咯牙。“这是布尔

津时代,布尔津县油库、养路段等多家单位都设在河南岸,因风沙肆虐,70年代不得不整体搬迁至河北岸。人退沙进,额尔齐斯河床逐年抬高,1993年还发生了洪灾,整座县城笼罩在风沙之患中。

唯有尝尽环境之苦,才更懂得护家园的意义。自1919年建县以来,布尔津人从未停止与风沙的抗争。植树造林,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办法。史料记载,从上世纪60年代起,全县便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。在我的记忆里,每年风最大的春天,父亲总会戴上帽子,穿好劳动服,全副武装,扛着铁锹、十字镐,带上母亲准备的干粮,和同事们一起去郊外植树,有时一去就是一个星期。这是每年全县最隆重的集体劳动之一。我的两个姐姐上中学后也参与其中,让我羡慕不已。1982年至1988年,县城东郊、城西奶牛场、城西老电站、库尔吉拉等地相继造林,初步形成防风固沙林网。1997年,全县启动荒山绿化、绿色通道、城市防护林与乡村绿化美化工程。多年来,从机关干部到小学生,从社区居民到农牧民群众,春秋两季义务植树雷打不动,场面热火朝天。其中最让布尔津人刻骨铭心的,是城南治沙工程。城南风沙,曾是小城挥之不去的梦魇。前人栽过苇墙、种过林木,都屡屡失败。1993年,全县启动城郊治沙工程。数年间,数千干部群众挺进荒滩,义务投工,迎风斗沙。那时我刚成为实习记者,跟着前辈在现场拍下无数真实动人的画面。从担任总指挥的县领导,到基层干部,无论男女老少,都抱着“树不成活不撤退”的

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,对年幼的我们来说,神秘又遥远。许多年后我忽然发现,身边这座小城,早已长成了我童年用积木搭建的模样。

是的,这里真的成了童话边城。我以从事文旅工作的经历来看,布尔津之所以被誉为童话边城,首先源于城市的定位与风格。它地处中国与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蒙古国交界,拥有百年历史的国际航运码头。码头旁至今保存着有上世纪50年代尖顶圆弧窗的老建筑。受航运历史和多元文化浸润,小城早期建筑便自带风情。随着旅游业兴起,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布尔津坚持把县城当作喀纳斯的“第一景”来打造,秉持“景即景、景即城”的理念,统一建筑风格,美化亮化环境,给旧楼“穿衣戴帽”,让新楼格调相融。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日渐成型,与喀纳斯的山水风光相得益彰。

直到有一天,一位游客脱口惊叹:“这里简直就是童话世界!”长期“身在此山中”的布尔津人才猛然惊觉——可不是吗?

漫步小城,一座座斜坡尖顶、雕花门窗的彩色楼房,像积木,像奶油蛋糕,形状各异又温馨和谐。楼宇街道、广场花园、盆景点,石刻雕塑,都无声地诉说着“童话”二字。街头随处可见的童话小品,一不小心就把人拉回童年。整个城区“屋宇皆彩顶、庭院皆花园、处处皆风情”,尤其是夜幕下的布尔津,恬静、幽雅,多彩霓虹扑朔迷离,把所有浪漫揉进夜色,真如梦境中的童话世界。

不止城区,放眼整个布尔津——晶莹剔透的冰川雪山银光闪烁,辽阔优美的天然草原牛羊成群;光影斑斓的五彩滩,仿佛大自然打翻的调色板;茂密的原始森林,藏着胖胖的棕熊;深山岩石上,古人雕琢的壁画里有灵动的北山羊和麋鹿;美丽神秘的喀纳斯湖,流传着湖怪传说;蜿蜒清澈的布尔津河,鱼翔浅底;辽阔辽远的湿地,天鹅飞翔;浩荡的额尔齐斯河与沧桑的老码头边,回荡着悠远的汽笛声;河堤夜市上,烤鱼和大列巴、格瓦斯与奶茶飘着浓浓的烟火气……这纯净唯美的自然,这多彩灵动的人文,不正是童话里才有的色彩吗?

当然,布尔津县的童话感,不只来自外在风景,更源于其内涵与土人情。小城里住着多个民族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方特色交相辉映,涵养出热情好客、淳朴善良的民风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,南北迁徙、千里迁徙,住

童话待客的特殊调料,助消化!”我打趣道。

那场风一连刮了几天,我送尔雅走时还没停。在客运站,她一边理着被风吹乱的头发,一边说:“想不到在这样的环境里,你还能写出那么细腻的文字。跟我走吧,离开这里,离开这恼人的风。”

“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,有我的家,有我的父母兄弟姐妹。况且,我早已习惯了这里的。”

此后,我们依旧在信里谈心、说心事,分享各自家乡的景物。我跟她聊得最多的,便是布尔津的风——那阅历尚浅,除了风和蚊子,竟也不知还能聊些什么。我为此写下短文《布尔津的风》,发表在《阿勒泰报》上。那年我17岁,若不算函授内刊上的小块文字,那便是我作为文学少年,正式发表的处女作。

信念,在一线喝开水,啃干馍。刚挖好的水渠,转眼被风沙填平;扬水站水量不足,大家便一路小跑抢水浇树;沙包松软无法行车,铲板全靠人背运……当年的艰辛,远非几行文字所能道尽。

多年后,我漫步城南,目之所及皆是青绿,当年战斗场地的场景便清晰浮现。如果没有那场征服自然的壮举,今日的布尔津会是何等模样?“造福子孙,利在千秋”这样的词,瞬间在脑海中具象化。城南治沙,以及为此付出心血汗水的那个人,永远值得在布尔津历史上,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说到造林,脑海中不由想起一位名叫匡连荣的老人。上世纪90年代末,他已义务看护城东防护林多年,我奉命前去采访。在绵延数里的林带里,他健步如飞,如数家珍地讲着每一棵树的来历。面对镜头,他没有豪言壮语,只是朴素地说,树对布尔津有多重要。时光荏苒,老人早已离世,当年采访的细节也已模糊不清,可他守护绿绿的执着,始终留在我心底。如今的布尔津,林网如织、绿树成荫,天空湛蓝,小城整洁美丽,大风也少见。这一切,离不开匡连荣老人这样一代又一代布尔津人默默无言的坚守与付出。

我把这些故事写给尔雅,她却却不以为然,“再好能好到哪里去?不过是偏远落后的小角落。你趁早辞职来我这边,我们一起创业,机会多的是。”彼时,她已下海经商,事业风生水起。“这是我出生的地方,有我的家,有我爱的人。我的悲欢早已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,怎能轻易离开?”

毡房、喝奶茶、吃手抓肉、弹冬不拉、跳《黑走马》。每逢节庆,他们更像身披彩衣的“王子公主”,参加赛马、姑娘追、篝火晚会等盛大集会。悠扬的手风琴、欢快的踢踏舞,在这里随处可见。这浓浓的民间风情,如童话故事一般淳朴烂漫,别具一格。

在布尔津的草原上,迷了路,随便走进一顶毡房,都能喝上一碗香浓的奶茶——这早已不是新鲜事。如今在街头,若遇到外地游客问路,绝不会有无人理睬的冷漠。布尔津人会耐心指引,会主动分享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攻略。这份真诚与善良,是童话里才有的美好,却实实在在地写在布尔津人的骨血里。

尔雅依旧是当年说来就来的性子。不同的是,从前她火车汽车辗转一周才抵达,只得两天,就被大风“吹跑”了;这一次,上午说醒来,下午便飞抵小城。她问我整整转了七八天。说起当年被她嗤笑的大风,我指着城外漫山遍野的大风车,略带自豪地告诉她:“布尔津人不仅降住了风沙这头‘猛兽’,还把它变成了朋友,发展绿色清洁能源,驭风前行,风里生‘金’,那风车叶片一转,可都是经济效益啦!”

尔雅连连点头:“风车和布尔津太配了!风车遇上布尔津的风,就是宫崎骏的画!童话世界,怎能少了大风车呢?”她的话瞬间感染了我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《大风车》,忍不住轻轻哼起:“大风车吱吱吱哟哟地转,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……”风里有故事,心中有童话。大风车,正是童话边城最美的翅膀。

多年以后,我和尔雅再次在布尔津的风中相拥告别。她说:“这次,我再也不劝你跟我走了。因为,这里有你的童话,有你爱的一切——说不定哪天,我还会再来,和你在这一间一家童话书屋。”

“一言为定,你投资,我经营。”

“哈哈,那一定是不会赚钱,只为情怀。”

再次相聚,彼此释然,似乎,不同的生活境遇和时代的发展,从未拉远我们的距离。无论如何,我们都不会是在各种欲望中遗失初心的人,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个童话,只不过,变成了心里住进小孩的成年人。作别朋友,转身回家,朝着布尔津的方向——那是不曾走出的故乡,那是被风吹过的,永恒的童话。